

楚寒衣青 / 著

最睿智的女主袖手乾坤，
最可爱的男主暖人心扉，
你我合卷结发，同生共死。

你见过最坏的我，
你能接受最坏的我，
我这一生惊才绝艳，
只为你盛开。

归姝

GUI SHU

下册

网络点击逾千万，积分过亿，晋江金榜重推作品

晋江大神 楚寒衣青
颠覆传统古言模式的诚意之作

智计百出 环环相扣 悬念丛生 高潮迭起
年度最受读者好评、公认最有新意的高智商宅斗权谋
随书附赠古风手绘海报+精美书签

楚寒衣青 著

归姝

GUI SHU

下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妹:全3册 / 楚寒衣青著.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989-3

I. ①归…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9988号

书 名 归妹
作 者 楚寒衣青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朱琳琳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780千字
印 张 52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89-3
定 价 79.80元(全3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归 GUI SHU 姝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第一章	前生梦	1
第二章	山野间	16
第三章	公府内	36
第四章	内务忙	61
第五章	少小猜	77
第六章	忠奸分	96
第七章	春日浓	117
第八章	宁王至	137
第九章	信步走	162
第十章	乐生悲	181
第十一章	费思量	199
第十二章	忆故人	223
第十三章	诞辰会	239
第十四章	恶鬼道	266



归 妹

目录【中】

C O N T E N T



第十五章	心火意	283
第十六章	祸水引	299
第十七章	举国宴	314
第十八章	困丝茧	336
第十九章	破声鸣	353
第二十章	百戏闹	375
第二十一章	骤雨疾	393
第二十二章	肘腋变	415
第二十三章	心腹火	433
第二十四章	魔念生	453
第二十五章	白幡动	471
第二十六章	见家长	494
第二十七章	父子仇	513
第二十八章	狸猫换	533



归 妹

目录【F】
CONTENTS



第二十九章	好事成	553
第三十章	嫁衣烈	570
第三十一章	新婚忙	595
第三十二章	庸人扰	618
第三十三章	余波荡	634
第三十四章	信一字	650
第三十五章	西北望	663
第三十六章	立根基	683
第三十七章	云飞扬	699
第三十八章	宫闱深	723
第三十九章	携手共	743
番外一	一生一代一双人	769
番外二	盛世江山	809



第二十九章 好事成

事情既已定下来了，就再无拖延的道理。

本就比较徐善然慢了一步的邵劲刚刚到了京城的大门口，就被早早守在那里的何守给抓住，只说：“姑娘在那院子里等你，邵公子若没有其他事情，便请先往那里走上一趟吧。”

从小时候到现在，邵劲统共也就在外边买了一个院子。自住在那里的人离开之后，虽说心知怪不到那死物上头，但邵劲还是只要略想想就心头不舒服得紧，久而久之，他也就再不曾往那地方去了。邵劲一听徐善然竟在那里等着自己，心头顿时就一咯噔，忙问：“可是出了什么事情？”

“确实出了一点事，但我也不知具体是什么。”何守想了想说，“姑娘的脸色不是太好看。”

这句话已经够了，邵劲甚至没工夫再和何守说两句，就忙往那地方赶去！

邵劲一路疾行，等到了地方推门而入，就见徐善然端坐在院中的石桌旁。她坐着的位置侧对着门扉，她并未戴着帽兜，侧颜便正正出现在邵劲的眼中。只见她眉头微皱，脸上是笼罩了一层阴霾般的沉郁。

邵劲只觉得自己心头都被拧了一下，他几步上前，迭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邵劲进来得快，声音又发出得突然，本在想事情的徐善然先是一惊，旋即才意识到站在自己身前的是谁。她定了定神，自位置上站起来，飞快地将自己与老公公分析出的事情拣重点一一告诉了邵劲。

这些内容说长也并不长，待得徐善然一说清楚，也不过才一盏茶的工夫。

这些秘辛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出我口入你耳，邵劲面色果然严肃起来：“唔，原来是这样，然后呢？”

徐善然有些无力地望着他。

邵劲也望着徐善然，感觉她的表情有些奇怪。

徐善然：“就这样？”

邵劲分析着：“嗯……不就是狸猫换那个吗？”他心说这种烂俗的剧情，简直都烂透了啊！他又挠挠脸，说道：“其实这事吧，看你们想怎么处理了：要不就错有错着，当作啥都不知道，一心一意地跟着未来皇帝；要不就拿着这个把柄，直接当作敲门砖去找昭誉帝，嗯……”

徐善然动了一下嘴唇，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自知道这秘密之后，所有积沉在胸口宛如巨石一般的压力突然有些松动了，这两句话就好像那一双有力的手，轻而易举地就撬动了压在她心口上的石头。

对于这件秘辛，老国公乃至徐善然当然并非没有丝毫办法，一定需要邵劲来提点。但就算心中知道要怎么说是最好，甚至在意识到这件事后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但做决定与感觉到压力并不冲突。不只是徐善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哪怕是见惯了阵仗、昔年甚至敢当堂骂皇帝的老国公，这时候只怕也有焦头烂额之感。大概真没有多少人能像邵劲这样，重视归重视，脸上心底却不见一丝一毫的害怕。

她又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见过的邵劲：高兴的、难受的、愤怒的、癫狂的……好像确实没有害怕的。她看上的这个人，似乎天生就没有“害怕”这种情绪。

“怎么了？”邵劲小声问她。

最初的紧张过去之后，邵劲顿时发现，因为说话的关系，自己和徐善然已经挨得非常近了。

他们肩并着肩，他的眼睛只要稍稍一瞥，就能将徐善然脸上的毫毛都看得一清二楚。

除此之外，他还看见了她那微微颤动的眼睑，不染而朱的唇瓣，而扑到脸上那微有热度的气息，应该是她的吐息吧？邵劲颈后的汗毛因为这个念头而立刻竖了起来。他现在的感觉可比刚才听到什么“狸猫换太子”那种恶俗剧情要来得紧张多了，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肌肉底下一根根飞速绷起来的筋络。他一面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倒退一大步，一面又觉得……咳咳！真的有点激动啊，好想摸个小手、亲个小脸什么的……

徐善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两个人的距离有什么不妥，她的注意力一半在那秘密之上，一半则在邵劲身上。邵劲的神态一不对劲，她就有所感觉，跟着就意识到了两人过于贴近的距离。

她本想要退后一步，但脚步才一动，她就想起来随后还要和邵劲说的另一件事。

“如果陛下真将邵劲的官衔落到实处，那么你们即刻完婚！”

若陛下能做出这个安排，不管陛下用什么方法，都证明了陛下不管是对谢惠梅还是对宁王，都还有一拼之力，也尚有一拼之心。既然如此，湛国公府便要站在陛下身前，而她和邵劲的婚姻，正是最直白地向陛下证明的方式。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情爱什么的便要倒退一射之地，唯有权势与利益才是最终的通行准则。

想到这里，徐善然不禁微微一笑。

上天岂非总是眷顾有准备之人？她从数年前就将两者的目标始终维持一致，正是这样，到了这个时候，邵劲终于变作了那关键之人，她也再不用在喜欢与责任之间做出选择。

想到此节，徐善然的心头也并非一点感触都没有。

她要后退的脚步便停了下来，只微侧了下脸，仿佛不经意地说：“我家的意思，是由你进宫去见陛下，并将太子的事情暗中告诉陛下。若陛下什么也不说，你出宫后便要一刻不停，立即出城，然后浪迹天涯。到时你出城之后，自会有接应之人在那里等着你……”

她见邵劲听得认真，便稍一解释：“这是最坏的结果了；若陛下什么都不做，便是证明陛下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就算陛下本人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太子，也难保他身旁没有能挖出这个秘密的钉子。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只能跑，跑得远远的，隐姓埋名，这辈子再也不要踏足京师半步。

“而若是陛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能信任于你，并为你争取到这京师三大营甚至是五城兵马司的位置……”

徐善然目光明亮地看了邵劲一眼。

邵劲闻弦音而知其雅意，便说：“我明白，这样的话，就一门心思地帮陛下搞掉太子与谢阁老。是不是？”

“不错，但还有一事……”徐善然说着，便顿了顿。

“什么事？”邵劲奇道。接着见徐善然似有所犹疑，想了想就笑道：“我无所谓啊，站在太子那边或站在陛下那边都可以，反正他们都要搞掉谢惠梅。再说不管站在哪一方，危险都是杠杠的，生死由命、成败在天吧！”

“并不是……”徐善然踌躇着，也有些失语了。

“那是什么？”邵劲不禁茫然。

徐善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

她心道，原来亲自开口要一个男人娶自己的话这么不好说。其实这事本来也没有由一个未出阁的少女亲自开口的道理。只是这个时候老国公还不好见邵劲，要让徐佩东来的话，本也是一个方法，只是这时节能不节外生枝还是不节外生枝的好，若是这中间出了什么纰漏，便真正是毫无必要的损失了。

“究竟是什么，是什么？”邵劲开始着急了。

思索被他这样一打断，徐善然微微咳了一声。因为不好意思，她便竭力装作不以为然，用一种“我现在说的事情是刚才那些的添头，你也不用太在意”的口吻说：“如果陛下将你的官职落实下来的话，你便可以找官媒上湛国公府的门，我们就赶在这十来天里成亲。”

邵劲呆住了。

徐善然也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

一刻钟后，徐善然难得无奈地说道：“别笑了……”

邵劲努力表现得严肃：“我没笑……哈哈，哈哈，哈哈！”他笑到一半，觉得有点不对劲，又连忙止住，说：“没笑没笑，就是……哈哈，哈哈……就是……哈哈，哈哈！”

徐善然无力地望着他。

邵劲忙道：“真不笑，真不笑了！”然后他又开始了：“哈哈，哈哈……”

徐善然无奈极了：“你……”

邵劲很艰难地说：“我，我不笑了……”他努力把自己高高咧起的唇角给压下来，说：“就，就是天上掉了一个纯金馅饼的感觉，你……”然后他又忍不住了：“哈哈，哈哈……明白……哈哈，哈哈……吗……哈哈！”

徐善然真的无可奈何了。她看着面前这个乐不可支的男人，也不知心头掠过了什么，唇角也跟着轻轻地扬了扬，旋即便似被无形的力量感染了一般，扑哧一声，真的笑了出来。

和邵劲先后进了城门的王一棍正在跟何守嗑瓜子，他问何守：“你主子和我东家在里头干什么呢？怎么里头传来的笑声怪瘆人的。”

何守沉默着。

王一棍又笑道：“早晚两家变一家，怕啥呢？”

何守板着脸：“瞎说。”

王一棍又啧啧笑道：“其实我家东主傻是傻了点，但这世上我看能忍你家主人的也不多啊，不如就趁早抓住了，也免得日后后悔。”

何守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呵呵。”

王一棍向后一瞥：“哦，人出来了，看来两家真的马上就要变一家了！”

还说！何守威胁地冲对方挥舞了一下拳头，就听背后传来招呼自己的声音。他也顾不上教训王一棍，赶忙跟了后头驶出的马车走了。

王一棍走到一脸阳光明媚的邵劲身旁，在他眼前挥了挥手，纳闷地说：“人都走了，怎么还傻着呢？”

“哈哈，哈哈！”邵劲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是几？”王一棍比了一个二，问道。

“哈哈，是善善！”邵劲回答。

王一棍也真的拜服于地了，他哭笑不得地问：“还真心想事成、得偿所愿了？”

邵劲看了王一棍一眼，没跟他计较，笑容灿烂地说：“我有办法了！”

王一棍无语，心道：这办法是怎么嫁给徐善然吗？

当然，这办法肯定不是要怎么嫁给徐善然。

徐善然的马车快速离开之后，邵劲又和王一棍在那小院子里待了好一会儿，一直等到天色渐渐变得深蓝，他们两人才分别骑着马乘着车缓缓来到了怀恩伯的府邸之前。

这两天里，由宁王送给邵劲做贴身小厮的钉子并没有随着邵劲到处跑。

正因为这两人对彼此的角色都心知肚明，所以相处之时，至少表面上都会给对方一些面子，而心底嘛……反正恭恭敬敬迎出来的钉子已经在心头给邵劲画上了无数的叉叉，只等到了那十天一次的传递消息日，便要將邵劲这几天来的没有眼色大书特书一番，好争取能早日回到那有美好前途的王府中去！

这时候马匹与车辆俱都停在了怀恩伯府之前，邵劲潇洒下马，那钉子正要装成殷勤的样子上前服侍，就见邵劲理都不理他，一转脸却殷勤地亲自去掀了背后那辆镶金嵌玉的奢华马车的帘子，又恭恭敬敬地对着车厢中伸出手去，如个小厮一般地服侍着坐在马车中的人下车。

钉子一见之下，不由得心头一动。他仔仔细细地看了邵劲扶下车的人，但见那是一个国字脸、稍显落魄的中年人，穿着一身布衣，神色微有些倨傲，对伺候自己的邵劲也爱理不理的，很有着几分名士的潇洒风度。

不过……他的目光在那中年文士的脚上转了一圈：腿脚微跛，是不良于行吗？他究竟是什么人？

既有疑问，便要赶紧弄清楚。钉子再接再厉地上前，也不服侍邵劲了，转而殷勤地帮邵劲扶着那中年文士，嘴里还说：“公子，这位大人是……”

邵劲言语简练地说道：“这是王道行王先生。”跟着吩咐那钉子：“叫厨房好好整治一桌菜上来，我有事要请教王先生。还有，屋子与院子里都不用安排人伺候了。”

邵劲这话答的，既什么都没说，偏偏又透露了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钉子心头好奇，又不得不按照邵劲的吩咐去一一准备妥当。等一切完毕后，邵劲还真的一点面子也不留，当场就关了院门，将所有的窥探都直接挡在院子之外。

钉子这回真的无可奈何了，只得坐立不安地在外头等待着。这一等就从华灯初上等到了星幕早垂，好不容易那闭得紧紧的院门打开了。钉子第一时间赶到邵劲面前，只见对方失态似的大笑一番，跟着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地说：“我有办法了！你即刻通知尊上，便说我知晓如何为尊上分忧解难了！”

“你说你有办法了？”端坐于皇宫的黄恪问出这句话的时候，邵劲已经出现在了面前。

依旧是在上一次黄恪见邵劲时所在的偏殿，这偏殿位于皇宫西南处，既非昔日宫中太子的住所，也不是皇帝行止坐卧的场所。

也正是因为位置偏僻，所以这地方常年疏于打理，别说横梁上的浮绘掉色这种小瑕疵，一些隐蔽些的地方，木头都因为常年被雨水侵蚀而有些朽了。据小道消息说，夜里待在这里，十天里头有三四天都能听见老鼠啃木头的声响……因此，不管黄恪此举是不是在收买人心，至少在邵劲看来，对方确实是颇有些城府，很能忍耐的。

但再有城府，再能忍耐，也不关邵劲的事。

邵劲行礼过后便直立于殿中，肃然说道：“回禀殿下，微臣已经知晓如何才能除去殿下的心头之患。”

“那依你之见，孤的心头之患究竟为何？”黄恪饶有兴趣地问道。

邵劲很是大胆地抬手一指黄恪背后，那正是昭誉帝被囚禁的西苑的方向。

或许是没有想到邵劲会这样直接，黄恪脸上的笑意便明显淡了淡。他以审视的目光看着邵劲，问道：“那你来告诉孤，到底要如何解决？”

黄恪的话才落下，那立于底下之人就从容下拜。只听邵劲说道：“还请殿下宽宥，此法若是事先说出，便一定无效。”

身为皇子这么多年，黄恪平素也见惯了一些希冀能通过讨好他而一步登天的人。这些人大多没什么本事，还惯爱信个什么教派，一旦被他垂问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时，就极尽故弄玄虚之能事，说出些这也能解那也能解的含混之语来。若真按着他们说的去做了，事败则是他们事先说过不行，事成则是他们事先说过了可行。

在黄恪还很小的时候，也曾上了这些人的恶当，但时至今日，黄恪什么没有碰见过，什么没有经历过？对于这些人，他也早就摸准了脉门，找到了应对的方法。

他缓缓笑道：“不想满朝文武，全是尸位素餐之辈，唯有风节乃本王肱骨！既然风节信誓旦旦地说能替孤分忧解难，孤就全心信赖风节一次。风节需要什么尽可说来，孤一概应允，只不知这事什么时候能做个了结？若最后不幸失败……”剩下那些未尽的话，全化作黄恪饱含深意的一瞥。

邵劲果然上道，立刻就说：“这事只消微臣一人出现在陛下面前，不需其他任何人事。亦盼在微臣进入的那一时半刻，殿下能叫外头的侍卫暂时退出一射之地。有此二者，事成则已，事若不成，微臣便是黔驴技穷。若是事情到了那一步，不消殿下为难，微臣自会提头来见！”

邵劲话一说完，黄恪便陷入了沉思。此二者要求非但不难，反而简单得有些过分了，简单到黄恪忍不住在猜测邵劲要调开侍卫，究竟是想要借机救走自己的父皇，还是要借机杀死自己的父皇。

这世上大凡是人，便总有些矛盾之处。好比黄恪为着自己的名声与血缘计，虽敢将父皇囚禁，却不敢将其杀死；但他本身不敢抑或不愿杀人，心里却并非一点都不期待哪一天会有个什么“心腹”能出来，揣摩中他心底最深处的想法，然后伺机刺杀于昭誉帝。

当然到了那种时刻，他又岂会真容杀死自己父皇的人活在世上？别说要容其本身活在世上，就连对方的三族九族，也是肯定要夷个干净的。

不过黄恪虽说阴鸷任性了一些，唯独这道雷池不敢过去。因此虽说这种念头他偶尔也会有，但等这种可能的选择真放在了他面前时，他沉吟过后，却依旧是拒绝了：“风节这两点要求并无不妥，只是孤有言在先，父皇身体本就不好，已不耐久劳，若是风节此举会影响到父皇身体，孤便不得不拒绝了。”

邵劲笑道：“还请殿下放心，此方法断断不会影响到陛下的龙体。太子监国在即，陛下哪怕是为了殿下，也不忍就如此撒手的。”

黄恪轻眯了一下眼，跟着轻轻拊掌：“好！有风节这一句话，孤便让人即刻送风节过去。而孤就在此恭候风节的好消息了！”

邵劲立时跪下，大声冲黄恪说道：“臣必肝脑涂地，以解殿下之忧！”

黄恪笑起来，伸手虚扶了邵劲一下，说道：“起身吧。若事情成功，风节便是第一功臣。不知风节想要些什么赏赐？”

本要起身的邵劲听见这句话，就跪在原地不动了。他想也不想便说：“若饶赖天幸，事情成功，臣惟愿娶徐氏女为妻！”他顿了下，再次拜伏于地，行朝见皇帝之时的五体投地大礼，诚心诚意地说：“臣若不娶徐氏女，此生此世，无异于刳心

剥骨，时时日日，寤寐永叹。”

西苑，昭誉帝的避居之处。

邵劲见了黄恪之后再来的此地，便见冯德胜依旧如之前那次一样，亲自站在门口处迎接他。

邵劲每次见到冯公公这一脸微笑的模样，心头就忍不住要被揪那么一下——这不是他见着徐善然烦恼时候的揪心，而是对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冯公公卖掉或处理掉的担心。

黄恪说话算话，等邵劲一踏入这个地方，那些守在外头的兵士就整整齐齐地直退到院子之外，甚至还将院子的门也稍掩了掩，叫院中的情景不会透露一丝半毫到外边去。

这么明显的动静，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见。

冯公公当然不是瞎子，但即便到了这个境地，他依旧稳得住，就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从头到尾都只笑眯眯地看着邵劲。

邵劲在心中一阵叹服。他多少也明白，冯公公这样沉得住气，是算定了外头的变故还须落在他邵劲身上。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总是要将自己的盘算说出来的，故此冯公公根本不急。他只需静待时间，心中疑惑自然会解。

但反过来看，昭誉帝还是九五之尊的时候，哪里有人敢在他这个大珰面前如此拿捏形色？冯公公又哪里会容得下哪怕是朝廷重臣在自己面前故弄玄虚？

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这样沉得住气的表现，也就是下策中的上策，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邵劲之于这些人来说，要论心思深沉、智谋绝世，那自然是多有不如。但他至少有一个习惯很好——他无论做什么事，哪怕是在最初宫变的时候以小搏大、顷刻就有覆灭之灾，他也是习惯将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等彻底了解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之后，才会准备动手。也正是因为吃透了，又或者是其本身性格的问题，他无论干什么，都有一种干脆与堂皇的大气。

所以此刻，哪怕邵劲明白冯公公心中的弯弯绕绕，他也一点都没有配合地稳着看谁先稳不住的意思。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会被衬得像个毛头小子一样，只飞快地握住冯公公的手，低声但有力地：“请公公恕罪！微臣有要事要向陛下禀告！”

在被邵劲握住手腕的时候，冯公公差点一拂尘就将人给打出去，他用隐含探究的目光看了邵劲一会儿，才接着说：“随咱家来。”

两人行至昭誉帝的床榻之前，冯公公先进去与昭誉帝耳语了一番，接着才转出来，招了邵劲上前。

等到了床前跪下，邵劲就如之前一样，一句废话也不说，只干脆利落地将手中有关宁王的出生记录呈上前去。

这些东西自然是由冯公公代为转交。交付东西的时候，邵劲乘势瞟了昭誉帝一眼，只见他与前一次见着时并没什么不同，虽始终是一副病容，但也没见比之前差了多少。既然这样的话，那显然昭誉帝这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的。

邵劲在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他进来的时候不怕其他，就怕昭誉帝的身体确实不行，等看了那证据万一会一个不好，被气得有个三长两短，那样他可就真的无可奈何了……

他正思忖间，那被妥善包好的东西已被冯公公呈交给了昭誉帝。

昭誉帝先是皱了皱眉，跟着亲手解开了外层的油纸，等那里头的东西甫一入眼，他的面色便是一变，再等他看清楚了自己手中的东西是什么，他的脸上登时一阵青赤，跟着哇的一声，生生地吐出了一口黑血来！

冯公公此一惊非同小可！他一闪身就来到了邵劲身旁，五指成爪一扣，直接就扣着邵劲的脖子，将跪在地上的人硬生生给提得双足离了地！

此时黄恪所在的宫殿。

邵劲离开之后，玉福公主便自内殿走出，趁着服侍的宫婢太监都还在外边，便冲自己皇兄哧哧地笑：“我看皇兄你十分信任那个小子啊。”

黄恪淡淡一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是事有不谐，我自有办法整治于他。”他不再谈这个话题，只问：“贵妃娘娘那边怎么样了？若是妥当了，我也可以撤去贵妃宫殿外的那些人。”

玉福微拧着眉：“罢了！我知道我母亲，你若撤去了人手，她纵是表面上认了，暗地里也不会甘心。你着人守着她，才正是保护我们三个人的做法。”

听得此言，黄恪心头一阵满意。

早年他心中压力甚大，在与玉福维持的关系之中，虽说是喜欢，却未必没有借此等荒唐之举发泄之意，但随着时长日久，他才真正觉得自己这个妹子真是贴心贴肺，任是说的做的，无不以他及他的大业为先，实在是第一等的心头熨帖之人。因着有了这样一个同时占了家人与爱人位置的女人，宁王许多不能说出口的话便有了去处。

他先是一笑，复又叹道：“行百里者半九十，我纵使已经走了九十九步，也时常忧心着在那最后一步时功亏一篑。此刻还须多委屈于你，不得出现在人前，也为以后留上一条路……”

说什么以后留上一条路？其实玉福自杀了自己的亲生弟弟之后，便再没有退路

可走。宁王这话也不过是些劝慰之语，当不得真。不过玉福早在动手之时就已对今日的境地尽知于心，她也并未将所有事情都推到宁王身上，只娇笑道：“皇兄说什么呢？我们兄妹二人多少年的情分了，若是皇兄有个三长两短，做妹妹的哪还耐烦在这世间受人磋磨，到时候少不得要随皇兄下去，好叫皇兄继续保护于我。”

这话说得太漂亮了！尤其是宁王深知玉福性格，知道自己的这个妹妹很是有些心狠手辣，又惯来骄傲，她会这么说，只怕是真准备要这样做。

正当宁王感怀于心，复要抚慰玉福一二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了声响。

殿中的两人一听，就听见宁王身旁的大太监张少元在外头疾声禀报：“殿下，邵风节已经自西苑中出来了！”

在宁王与玉福说话之时，邵劲正面临着平生第一等困难之事：他被冯德胜抓着脖子提到半空中，非不能反抗，实则不敢反抗。这样一来，不过才几息的工夫，他就涨得面红耳赤，几乎不能呼吸。他只能寄希望于躺在床上的皇帝还没有彻底失神，好歹先救他一救，这样之后的事情才可能继续。

幸好昭誉帝看见那代表着宁王血统不纯的证据之后，虽然吐了一口血，但他本就被宁王气得郁结于心，这口黑血吐出来之后，他反倒感觉心胸都畅快了一些。故此也不过一转眼的工夫，他就自床榻上支撑了起来，喝道：“把人放下！”

冯德胜扣着邵劲的手便一松。邵劲登时一个巧劲，就把自己的脖子自他手上挣脱了出来。

还没等面前的人重新跪下，昭誉帝就厉声问道：“这东西你是打哪里得来的？”

“自然是从宫廷之中。”邵劲回答。

“是谁让你带进来的？”昭誉帝又问。

“正是湛老国公。”邵劲又答。

昭誉帝心头约略一松。既然当日老国公能在朝堂上放肆，昭誉帝便是信任他的。他一时也不再疾言厉色，旁边的冯德胜便十分有眼色地上前服侍着昭誉帝在那大迎枕上靠好。

昭誉帝就这么沉沉地思索了一会儿，才说：“将你知道的事情都说来给朕听听。”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邵劲便重点将谢惠梅的阴谋诡计说了一遍，又详细地说了说湛国公府如何一心为皇帝分忧，如何千辛万苦才得到了这个惊天秘闻。再说自己是徐佩东的弟子，暗示只要皇帝能给他一些在关键时刻保全皇室的力量，他就能立时与湛国公府联姻，

好光明正大地去湛国公府联合起来保卫皇帝。至于宁王这个狸猫之事，他从头到尾提都没有提——任是哪一个人，都不会高兴自己白养了那么久的便宜儿子。不管他说不说，皇帝都会恨得咬牙切齿，既然如此，那就完全不必再强捋虎须，免得城门失火，还可能殃及池鱼。

这一回昭誉帝沉思得更久了。但再久也不过是一盏茶的工夫，很快，昭誉帝就说：“朕知道了。”

邵劲等了一会儿，见昭誉帝没有第二声吩咐，便知道自己该离开了。他当即便跪安了，再由冯德胜送出门，便直接与得到消息出来的宁王打了个照面。

此刻邵劲的形容并不太好——事实上，任哪一个人脖子上明晃晃地带着五个指印，他的形容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黄恪一打眼就见着了邵劲脖子上那无法忽视的伤痕，他直接招来旁边的小火者，吩咐给邵劲上药，旋即关心地问：“风节可还好？”

“臣并无大碍。”邵劲回答，跟着主动提起，“刚才臣在西苑中已面见过陛下，殿下关心之事近两三天内想来便会有答案。”

黄恪显得并不着急，还笑着抚慰了邵劲一二，说：“大凡艰难险阻之事，向来少有一蹴而就的。若是此时不行，就等来时；一次不行，就试第二次、第三次，总有成功的那一日。”

邵劲自然告谢。不想他才告罪并告谢，便有那守卫西苑的侍卫过来请示。

黄恪将人招了进来，那侍卫跪下行礼完毕，第一句话就是：“禀殿下，陛下身边的冯公公传了话出来，说是陛下现在想见殿下，请殿下立时过去。”

此话一出，殿中各人一时心思各异。

旋即，黄恪缓缓神色，说道：“孤知道了，你回去告诉父皇，本王这就过去。”

他说完，便又看了邵劲一眼，这一眼简直包含了太多的深意。

邵劲乖觉地告辞。

黄恪并不挽留，叫了贴身的大太监张少元把邵劲送出宫去，便自整了整衣冠，往西苑走去。

待进了西苑，宁王看着卧于床上的昭誉帝形容憔悴、面色惨白，也不由得心中悸动，眼眶泛红，忙行礼说：“都是儿子来迟之故。父皇身体可还康健？可要儿臣宣御医前来觐见？”

昭誉帝闭着眼睛摆了下手：“不必如此。”他问道：“现在京中三大营是谁在掌管？”

京中三大营乃是拱卫京城的力量，分别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